

# 美濃南隆農場的族群與夥房複姓堂調查研究

## 第一章 緒論

台灣西部的開發，大致完成於清代，美濃地區亦在乾隆初年拓墾，南隆地區的發展相對地遲緩，直到日治中期。本文便是針對日治時期美濃南隆地區的拓墾加以探討，研究動機不單是注意到土地的開發與拓殖，更直接的因素是此一時期，南隆的拓墾的主力是以合資會社公司名義招募墾民入墾，而移民中又以遠從北部新竹州的客家移民居多，是什麼誘因造成北部客家人的移入？日治時期如何改善南隆不利的農業客觀環境？以何種方式租耕地？日人怎樣進行農業拓墾，相關公共工程如何配合？拓墾成效如何？是否帶來南隆的興盛？在美濃的拓墾過程中，族群融合過程如何？這些問題都是本文想要探討的。

日治時期，日人積極開發農作生產、改良新品種、改進耕作方式等等，致使瀾濃平原人口漸形增加，而耕地生產不足的農戶，紛紛自行入墾中壇以南平原。在前述國家建設重大工程與私人資本開墾農場下，開墾的工作除了從瀾濃、龍肚、竹頭背、中壇等地區招佃農入墾以外，更遠赴新竹州（今桃園、新竹、苗栗地區）招募客籍佃戶，另外亦有少數有來自高樹、內埔、竹田的六堆客家人，以及岡山、田寮、旗山一帶的閩南人。

本文指涉的地區大致為今日高雄市美濃區東南方以及旗山鎮部分區域的南隆部落，日治時期南隆部落涵蓋到旗山鎮的旗尾及溪洲地區，現今學術界對美濃探討的文章甚多，對族群間的互動以及融合，著墨有限，尤其對先民輩路藍縷拓墾為了維繫家族的傳承，耕力的持續，子女的照料，對於鰥寡的婚姻關係，形成兩姓堂、三姓堂等的夥房，進行調查與訪談，希望對美濃流域聚落發展及客家之研究，略盡棉薄之力。

##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內容

### 一、計畫緣起

感謝國藝會連續兩年的經費挹注，陸續完成了《追憶的容顏－高雄地區祖宗畫像與畫師的調查研究》、《日治時期移墾區南隆農場的宗教信仰調查研究》，為了收集祖宗畫像，深入每座客家夥房的祠堂：為了理解移墾區南隆農場的宗教信仰，走訪了各個聚落，讓我感受到移墾區的族群分布以及先民輦路藍縷的開墾歷程，當生活漸漸富裕後，住家從早期的穿鑿屋改建成瓦磚的夥房，透過夥房的建築，展現對文風的想望以及耕讀傳家的渴望，更為了慎宗追遠、感念祖先拓墾的不易以及家族傳衍，將家族坎坷的婚姻關係，如實的在夥房的堂號、祖公牌、棟對中展現。但又隨著家族的分家，夥房的解體，祠堂的荒蕪，似乎又一一消失中。

研究區域美濃南隆農場，是日治時期因為移墾而形成的區域，位於高雄市美濃區的東南隅，與美濃舊部落正好形成南北客家的對比，又一起互相生活互動，正好作為傳統與移墾的對比，更聚集成一個典型的客家聚落。它形似坐蛙，東、西、北三面環山，南方則沿著下淡水、荖濃兩溪向外擴展，形成一平坦之平原。此種三面環山、地形封閉的地理環境，使得鎮民自給自足，外來文化不易入侵，得以保留豐富與完整的傳統禮俗。

走訪客家夥房，寧謐中隨處可見文字符號間所傳遞的古典遺風，在「事死如事生」的觀念下，「慎終追遠」更成為中華民族一脈相承的優良傳統。此種表現在家庭、宗族的活動中，即是處處可見的各姓家廟。美濃區居民在渡海來臺落地生根後，為了緬懷祖先、不忘桑梓，特地建立各姓祠堂祖堂，此祠堂祖堂不僅供奉歷代祖先牌位，且為宗族聚會之場所，具有凝聚族人共識情感，以團結合作的區宗族意義。而美濃區祠堂數量之多，幾乎遍布全區。蓋由於人口繁衍甚眾，獨立夥房不斷分出支房；此支房亦在人丁繁衍之後，再回原祖堂分香回來祭祀，家族的郡望地望堂匾也隨之表彰在廳下門楣上頭。這些匾聯與堂號，正是一個家族組織和宗法制度的形成過程。

兩年的田野中，看著夥房的凋零以及各立門戶，深怕「兩姓堂」、「三姓堂」、「複姓堂」等將只是歷史脈絡中的過往名詞。

是以，迫在眉睫，在兩年的基礎之上，再深入耙梳，將南隆農場因開發遷徙而來的舊部落南客、北部客家人以及少部分的閩南族群做深入調查，並普查融入美濃習俗建立夥房數量，夥房中更特殊為數不少的「複姓堂」〈兩姓堂、三姓堂等〉坐住址定位調查，並深入訪談家族成員，從中理解其成因以及子孫如何因應世俗的眼光而榮耀家族。

美濃平原明顯的劃分成舊部落以及新興的南隆農場，舊部落為早期屯墾型態因素支配的一美濃、龍肚、竹頭角、中壇等聚落；新興的南隆農場為日治時期從舊部落繁衍移居以及北部客家移民至金瓜寮及吉洋拓墾的族群加上少部分的閩南族群。來自不同區域的族群在這裡建立夥房，其形式及祭祀空間是否相同，值得深入探討。面臨不同社群與族群的融合與調適時，互相影響的程度到底有多少？社會變遷下農村經濟、社會結構、教育程度、婚姻關係都與時俱進，慎宗追遠的祖先崇拜有何改變？由於祠堂內文字符號甚多，本文以採集祠堂堂號、門聯以及棟對為主，透過對宗廟祠祀的溯源，以了解文字符號在祠堂中所呈現的文化意義，並由此探求人文活動的歷史價值。亦是本研究想探討的主題。移墾區的複姓堂調查研究，兩姓堂，或是三姓堂，將祖先的源流及婚姻狀況彰顯在祠堂的門楣上，不僅告訴子孫，更昭告天下，不以為恥，而是慎宗追遠。透過口述歷史，想採訪其家族成員對先祖的婚姻看法，形成原因了解程度，後人怎麼看？

## 二、內容大綱

台灣西部的開發，大致完成於清代，美濃地區亦在乾隆初年拓墾，南隆地區的發展相對地遲緩，直到日治中期。本研究擬針對日治時期美濃南隆地區的族群關係加以探討，研究動機不單是注意到土地的開發與拓殖，更直接的因素是此一時期，南隆的拓墾的主力是以合資會社公司名義招募墾民入墾，而移民中又以遠從北部新竹州的客家移民居多，是什麼誘因造成北部客家人的移入？日治時期如

何改善南隆不利的農業客觀環境？以何種方式佃租耕地？日人怎樣進行農業拓墾，相關公共工程如何配合？拓墾成效如何？是否帶來南隆的興盛？在美濃的拓墾過程中，族群融合過程如何？因拓墾及移墾造成地方的繁榮，並安居樂業建立新的家園，從過去克難是的穿鑿屋改建成瓦磚夥房，安置祠堂。慎宗追遠的禮儀一直傳承著，來自不同區域的客家族群其祠堂文化是否相同，面臨不同社群與族群的融合與調適時，互相影響的程度到底有多少？社會變遷下農村經濟、社會結構、教育程度、宗教信仰都與時俱進，婚姻關係有何因應？在拓墾初期，需要大量人力，入贅、招夫、收養的儀式不斷上演，其反映在夥房祠堂以及祖公牌的祭祀是如何呈現？兩姓堂、三姓堂等複姓堂應運而生，成了彰顯對先祖的敬重外，心理層面可有所折衝？當枝葉繁茂必須分家後，其複姓堂的存在或是延續如何？這些問題都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

日治時期，日人積極開發農作生產、改良新品種、改進耕作方式等等，致使瀾濃平原人口漸形增加，而耕地生產不足的農戶，紛紛自行入墾中壇以南平原。在國家建設重大工程與私人資本開墾農場下，開墾的工作除了從瀾濃、龍肚、竹頭背、中壇等地區招佃農入墾以外，更遠赴新竹州（今桃園、新竹、苗栗地區）招募客籍佃戶，另外亦有少數有來自高樹、內埔、竹田的六堆客家人，以及岡山、田寮、旗山一帶的閩南人。<sup>1</sup>

本研究指涉的地區大致為今日高雄市美濃區東南方以及旗山區部分區域的南隆部落，日治時期南隆部落涵蓋到旗山區的旗尾及溪洲地區，南隆部落早在荖濃溪河堤完成以前，本來是一片頑石裸露的荒埔原野地。縱使清領時期美濃舊部落人口已相當高，但礙於河水的氾濫、裸露的「石崗田」，仍少人煙，日本三五公司南隆農場申請獲准以後，來自美濃老莊與北部客家佃農移民胼手胝足墾荒拓地初期，將近二十個新墾寮屋中，大部分是以開基初期的戶數命名，也有以地形或建築特色命名的部落。在如此有利的國家政策搭配之下，南隆地區逐漸將石崗地化作良田。現今學術界對美濃探討的文章甚多，對族群間的互動以及婚姻關係建置的夥房，著墨有限，希望對移墾區南隆農場的族群研究，略盡棉薄之力。

---

<sup>1</sup> 美濃鎮誌編輯委員會，《美濃鎮誌》，美濃鎮誌編輯委員會，頁 65。

## (一)、族群間的關係

美濃舊部落六堆客族原籍大多為廣東嘉應州屬的蕉嶺、平遠、興寧、常樂等縣的所謂「四縣人」，而南隆地區桃竹苗客族原籍大多來自嘉應州屬的梅縣、鎮平縣、惠州府的海豐縣、陸豐縣及潮州府屬的豐順縣，雖同屬客家族群，生活型態及語言均有些許差異。因著過去的封閉環境，極少與外界互動，因而使當地的客家文化（語言、服飾、生活習慣）保留了一百多年的歲月，連北部臺灣同樣屬於客家族群的南下墾民，都已經不存在的服飾與髮型。

日治時期南隆農場庄民開石崗成田園的艱苦以及墾民生活情形，由一般俚諺的描述可見梗概：

**有妹莫嫁溪埔寮庄，食飽飯每日開石崗；**

**三日二日還過得，日長月久苦難當。**

**有妹莫嫁十穴庄，三盤蘿蔔二盤薑；吃了幾多渾泥水，開了幾多石崗田。**

上述兩則俚諺皆是在南隆開墾之初辛勤的狀況，奉勸有女待嫁的父母，千萬要深思。溪埔寮和十穴原是荖濃溪河床地，石礫滿佈，開墾過程備嘗艱辛，需整平石礫沙地之後才能耕作種植，尤其在溪埔寮緊鄰荖濃溪，較晚開發，建設遲緩。

在大批墾佃入墾南隆農場時，由於農戶來自各地，不同族群一時之間混雜居於一處，原本各自有其文化、生活習慣之差異，導致在日據時期這段期間內無法彼此接納的情況。

來自瀾濃、龍肚等地本庄的客家移民以地主之姿來看待入墾的佃戶，同時掌握了瀾濃全境的政治資源，因此屬於最優勢的一群。北部客家移民，於入墾時孑然一身、困頓至極，加上語言、文化上的差異，造成遭受瀾濃當地人的看輕，瀾濃地區的客家人稱新竹州的客家人為「臺北人」，所講的客語稱「臺北客」；「臺北人」則稱當地瀾濃客家人為「下南人」；兩地客家人祖籍地雖同為大陸原鄉（有四縣及海陸之差別），但在臺灣所處地理環境、社會背景不同的條件下，即使同時入墾南隆地區，亦無法融合。

這群來自北部的客家人，集體而居，生活上自成一區域，嫁娶仍選擇原北部地區的客籍對象，瀾濃地區的客家人則甚少與他們往來，「交南莫交北，交北屌不得」是「下南人」對待「臺北人」的態度，而「臺北人」更別說向他族借錢或通婚了。「下南妹仔靚是靚，著個藍衫齊腳掌；上頭梳個麵線髻，下頭含個檳榔

水，看到鬼也驚。」瀾濃地區由於地理上的封閉，以及與隔壁旗山福佬庄緊張的族群關係，保持了源自於大陸原鄉的記憶－包括服裝上仍穿著藍衫，頭髮梳理結成髻鬢等風俗；而北部客家人由於經濟上與福佬庄或出口貿易均較頻繁，隨著密切的商品往來，北部客家人則漸同化在福佬強勢文化之下。而婦女口中嚼的檳榔，是否顯示了與平埔族群衝分融合下的狀態，則有待進一步研究。除了美濃保有傳統濃厚的大陸原鄉風貌外，其餘各地的客庄逐步褪卻了原鄉遺跡，而漸漸融在福佬風俗習慣中，因而北部客家人來到瀾濃時，對美濃舊部落婦女的印象是看到「鬼」一樣驚怕了。這些緊張關係一直到日治末期時，因彼此互動往來趨於頻繁，消除了原有的敵對狀態後族群間才進一步的融合。

## （二）、傳統客家人崇敬祖先的具體表現

傳統客家人對祖先的崇敬有很多具體表現，嚴謹而功能巨大的家族與宗族組織是客家社會崇敬祖先的一大特色，有形的表徵就是家族的祠堂建築和祖先陵墓，依附在祠堂的家族組織就是運作的指揮中心，家族成員接受指揮的向心力則是來自於對祖先的尊崇，支援運作所需要的財務來自家族的公嘗。舉凡家族中的公共事務都走出家族組織發號司令，全族人一體施行，讓家族各項公共事務有條不紊的順利運行。聯合許多家族而運作的就是宗族，組織和運作與家族相仿。這些運作的支持力道都是對祖先的崇敬的心意，衍生的運作都是對祖先崇敬的具體作法，都是客家人崇敬祖先的文化意涵。

## （三）、夥房與祠堂

美濃客家祠堂建築位於三合院的中央，就視覺感受而言，祠堂的門面裝飾無疑是最慎重其事的了，一但走進到各姓伙房的宅院廣場，最先映入眼簾的便是祠堂，在祠堂的正身添增了不少亮麗的結構。祠堂就是祖先靈位的居所。

美濃南隆農場開墾初期，一些以實用為主的「穿鑿屋」，處處可見。這種以竹條夾泥的簡便房屋，製作十分簡單，而且拆遷方便，只要二十餘人就可撐起屋腳，輕輕鬆鬆地移至別處。早期的移民生活，物力維艱，必須看老天爺的臉色吃飯，萬一風不調雨不順，則全家勢必陷入捱餓狀態。這時候，就得趕快覓得豐饒的地點，另起爐灶。先民的「穿鑿屋」，即根於此種情況下，應運而生。而安置

祖牌的祠堂，在此階段較無明顯的空間格局，只是安放於屋內一隅而已。穿鑿屋雖然方便，然而有利必有弊，它也因為材質簡便的關係，容易漏水而且常遭蟲蛀，所以在生活安定、經濟較為富裕之後，質料較好的土墘屋，便代替了殘破不堪的穿鑿屋。

土墘屋的建造，完全使用土磚堆砌而成。製作之前得先挑選具有黏性的泥土，用雙腳使勁地踩，踩踏的期間必須不斷地加水，等到黏土變成爛泥巴後，再添入細碎的稻草或粗糠，使之均勻的和在一起。緊接著製磚師父會將爛泥巴倒入長方形木框內，等泥堆弄紮實了，再拿去曬，一面曬乾後，再曬另一面。有了方形的土磚，土墘屋的興建，正式落實，而祠堂獨立的空間位置便突顯出來。這類土墘屋及後來才取而代之的紅磚屋，都以瓦片覆蓋，兩種建築物明顯的不同處，在於紅磚需經火燒，硬度高，土磚僅經曝曬，質料鬆軟，其他室內的格局大致相同。

近十年來，由於建材手法翻新，都市裡的高樓營造建技術下鄉。於是樓房式水泥建築被引入美濃南隆農場建立了許多雙層祠堂，祠堂被安置於二樓的正中房室，與土墘屋等比較起來，相對地，也少了許多思古情懷。

曾幾何時，美濃南隆農場較古老或較有規模的夥房建築一個個拆除重建，象徵著它的沒落與大家族的瓦解。維繫宗族情感的祠堂，曾經是台灣社會安定的一大元素；然隨著時代變異，工商社會的來臨，舊有祠堂的傾頹與荒廢，成了許多有志之士難以磨滅的惆悵。也是本調查研究迫在眉睫的地方。

客家夥房率以三合院建築為主，中心為祭祀祖先的祠堂，其餘居室則由中間向兩旁擴展。一座比較典型的客家民居，在其縱向主軸線上，依次佈置著宅院大門、主庭院、主廳堂、後庭院、後廳堂等一系列起伏有致的內外空間。其中主廳堂分外高大裝飾考究，是全宅的中心。蓋因主廳堂是各個家族敬神祭祖、舉行婚葬禮儀的場所，可以說是家族及家庭進行內部管理的所在；為了顯示它的權威與莊嚴，故其建築高大，裝飾考究。特別是一些家祠與住宅合而為一的夥房，主廳堂部份同時兼有祠堂的功能，這就使得以祭祀為主要功能的廳堂，更在民居的整體結構中占有相當突出的地位。

### 1. 象徵姓氏的堂號

祠堂的正門上方，正中懸掛各姓家族的堂號牌匾，底座則多用雙龍、雙鳳、雙獅或雙麟兩兩相承托。堂號牌匾的邊緣，豪門大戶非常講究雕紋，繪彩極為華麗，或採壽紋，或用花邊，將堂號明顯襯托，遇有年節喜事，則子裔通常以紅紗

披掛，以示隆重。堂號字體的篆刻，多以蒼勁的楷書筆法刻成，自堂字向左右不偏不倚伸展，若為兩姓堂或三姓堂，堂字亦居中央，其它兩字橫列左右，象徵堂堂正正、處世不阿。

美濃鎮所有書寫堂號的祠堂，皆將「堂」字置中，這樣的樣式，符合客家民居以中位為尊崇的觀念，也隱隱含有祖先大公無私，福澤廣大令所有子孫雨露均霑。至於在經濟能力許可之後，原有的夥房翻建高樓，為了保持尊位，郡望匾依舊在最高層，其餘廳堂便借用一般閒廳、閒間的匾聯，於是形成「善居室」、「餘居慶」和寶樹堂等多塊匾聯分樓並屬的現象。

## 2.祖公牌位

對於客家人而言，祖先們是容易親近多了，他們將祖先名號一個個書寫、鐫刻在木板或大理石之上，陳列在廳堂的最中央，早晚上香。人丁眾多的家族，一個牌位不夠書寫，得增加到三個牌位，才能將所有祖先容納進去。由於祖牌係雕刻或鐫刻而成，倘若每有祖先入祔，便得重刻一面，顯然不符經濟效益。權宜之計便是在祖牌雕刻之時，即將所有的祖先與目前男丁名字一併雕刻。然而，為了避免「生人而享血食」，預先刻上的族人名字，通常得以紅紙遮蓋，以別於享用祭祀的祖先。再者，於祖牌刻竣之後，新祔的長輩名諱，則先以紅紙書寫，黏貼於牌位之上，俟祖牌重新整理之時，再行一併刻上。

## 3.祠堂的精神

祠堂對於客家人而言，不僅是一個祭祀祖先的地方，同時也是一個大引力磁場。它所散發出來的，是一股令人無法抗拒的引力，也是一會薈萃人文之後所散發的精神之美。

美濃各姓宗祠的祭祀由各房後裔輪流辦理，輪值者須早晚向祖宗焚香奉茶，初一、十五則另以鮮花、水果敬奉。並於翌年二月掛紙時綜理一切 祭祀事務。後裔子孫在此時全員到齊參與祭祀，如果本年度內有添丁者，另外必須準備「新丁版」敬奉，上並在上面書明「第幾世裔孫某某敬奉」。祭祀完畢，則將新丁版分送各房叔伯宗親，共沾弄璋之喜；而新娶的媳婦也在這一天到祠堂前祭拜，趁此拜見宗族長輩，互相認識。

後裔子孫逢年過節必須虔誠準備好牲禮、香燭、果品至祠堂祭拜，除夕祭祖是午後，約一點左右族人到齊開始；端午節、中元節、中秋節即在上午，由於子孫眾多，祠堂空間無法容納，只好隨到隨拜，不失為權宜之計。



美濃鎮客族對於宇宙充滿崇拜，從陰宅(風水墓地)至原始信仰—土地伯公，家族構成的實體物—夥房，完全地將「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充分具體的表達出來。這種信仰落實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在整個家族的三合院設計看出，如果把三合院前緣的半月池和祠堂背後的半圓形封土「化胎」結合起來，剛好形成一個完整無缺的圓，這是宇宙「天圓地方」的縮影，也是客家人典型的信仰。更將一個家族在天地間繁衍生息的小農世界，具體而微的縮影在一座座夥房裡。

#### (四)、複姓堂〈兩姓堂、三姓堂等〉

同姓子孫們以祠堂祭祀祖先，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在美濃南隆地區，卻有一種極為特殊的現象，亦即複姓堂的存在。〈亦有三姓堂〉，所謂的兩姓堂，指的是祠堂堂匾上同時書寫兩個堂號，並且同時祭祀兩姓祖先，此種現象多半肇因於招贅關係。調查研究前，已粗略記錄了 42 座複姓堂，顯見當初客裔在開墾以及延續香火上，對於男丁的實際需求。李允斐等在論及延續香火的招贅情形時，曾說：「這場因招贅而埋下的父權較勁，終極戰場在於祖宗牌位及堂前的堂號匾額上。若鬥爭成功，則男方亦能在祭祀空間的分配上取得同等的地位，因而就有所謂「兩姓堂」的形成。亦即原本一姓一堂的女方祖堂，變成了兩姓共一堂的局面。……深入祖堂，在客家宗法結構的核心地帶——祖宗牌位上，兩姓堂的配置大抵有兩種主要方式。一種是兩父系各佔一牌，一種是兩父系共用一塊祖牌；兩種位置規則均同於堂號寫法。」是否所有入贅者都是「招招招氣難消，三月兩月被人趕走」，以至於不得不以「鬥爭」的方式，來取得財產及姓氏的分配，我們無從得知；但是，由美濃現有兩姓堂的對聯，我們卻發現另一種兩姓和平共處的模式。他們透過門聯或棟對的文字書寫，明白宣告兩姓的結合，並以此訓勉後人和樂相處。

例如中壇里和平路的江夏、彭城堂，其門聯即寫著「兩姓家聲遠、祖宗世澤長」；又如吉東里六寮街的吳興、清河堂，更在祠堂內棟對書寫著「祖系出金鑑一堂和睦清聲遠，宗親衍淮西兩姓同居義氣深」；又如祿興里下竹圍的劉、林雙姓堂，其不唯摘錄劉、林二姓門聯以成「二帝三傳丞相府、九龍十德世第家」，甚至棟對上，也以此例子，殷殷勸勉後世子孫彼此和樂相處，以成就齊家大業。「二姓建宗祠發福發祥春露就霜薦食動思先祖念，滿堂住孫子勤耕勤讀敦詩說禮

修身即為齊家謀。」祠堂溯源

由這些文字符號，不僅嗅不到當初爭奪祭祀空間與家產的硝煙味，反而因人贅之後形成的兩姓同居，彼此惺惺相惜的寬容與平等，這也是想透過口述訪查，做更多家族故事的紀錄。

除了兩姓堂之外，美濃地區也有極為罕見的「三姓堂」，除了招贅形成多姓堂之外，亦有娶二房妻室，形成共祀三姓祖先者。吉和里下九寮有一戶黃姓人家，因其祖先娶了二個妻子，堂號雖然不變，但是在廳堂之內，卻共同祭祀了黃姓、李姓、鄭姓三姓祖先，其棟對如此敘述：

祖德溯前徽想當年一堂和氣共整規模宜承世澤光前代

宗功垂後裔思今日三姓聯芳同遵懿訓應啟家聲裕後人

由共同祭祀與棟對特別點出「三姓聯芳」來看，這戶人家在當時倒也和樂融融，大小老婆相安無事。至於吉東里吉頂街尚有河南、西河的雙姓堂，內供奉邱、林、楊三姓祖牌，此楊姓即為女方娘家無子嗣，所以一併祭祀。

另有雙堂號，即是一座祠堂固然以單一堂號為原則，但亦有單一姓氏，卻在外堂匾及內祖牌上書寫不同堂號。例如謝姓的寶樹堂，門楣上懸掛之堂號為「寶樹堂」；而祖宗牌位上書寫則為「東山堂」；同樣地，楊姓人家大多於門楣懸掛關西第的堂匾；卻在祖宗牌位上書寫弘農堂，這些祠堂大多並存祖先發源地的郡望以及祖先遺訓。

祭祀自家祖先，係出於血緣之故；但亦有因著情義，而祭祀外姓祖先。其中部份是因為已出嫁的女兒無子嗣可以祭祀，娘家父兄不忍，特地將其牌位迎回自家祠堂，早晚和祖先們共享血食。凡此種種的例子，除了說明客裔人士對於慎終追遠的慎重之外，同時，也顯露出對於手足朋友的情義。民心敦厚、人情濃郁，正是客族硬頸精神之外的另一純樸秉性。

### (五)、入贅、招夫、改嫁、再嫁的婚姻關係

漢人社會仍遵循著儒家傳統，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亦以「烈女不事二夫」來要求已婚的婦女，視名節為大事，根據曾純純的研究台灣南部六堆地區的族譜，發現客家婦女喪偶守寡而受到表揚的人數還不如出醮改嫁的人數。的確，入贅、招夫、收養螟蛉子等作法，在移墾社會為了人力耕作或是傳承香火，進而

承祧祖先祭祀，是有不得不的苦衷，相對婦女的再婚就值得探究。從婦女角度看複姓堂是「改嫁」與「再嫁」，客家婦女為何甘冒大不韙而再嫁或改嫁呢？除了對經濟、生存等客觀因素的考慮，客家婦女二婚親是否還有其他難言之隱？複姓堂反映了當時地方人士的價值觀？想透過口述進一步訪談當家男性及婦女，先祖的入贅或是再婚和實際生活裡有沒有差距？在現實生活中客家婦女為何再嫁或改嫁？二婚親有沒有條件或禁忌。寡婦的處境是否如此艱辛？再嫁或改嫁會遭受什麼阻力？

## （六）、祖神同屋

「祖在家、神在廟」一向是客族遵行的傳統觀念，是以早期之客家祠堂只安奉祖先牌位，不祀外神。除非家族中出現難以解決的問題，或兄弟不和、或染患怪症、或屢生女兒沒有男丁，則會延請道士解惑，安置觀世音以鎮煞。然而在現今以祭祀方便為前提之下，祠堂內的祖先牌位，逐漸形成祖神同在的現象。最常見供奉在祠堂內的神像包含關公、觀世音菩薩以及原本應該安置在廚房裡的灶君。祖神同屋之後，其排列方式多以觀世音菩薩居中；灶君居左、祖牌居右。例如吉東里羅姓祖堂內供奉著三聖恩主、觀世音與祖宗牌位，多神信仰，已逐漸蔚成一種風氣。

此種類似多神信仰的祭祀方式，多少受到閩式信仰影響，南隆農場在吉和里四維、福興及吉洋里閩客混居的地區，彼此的風俗信仰極易彼此交流影響。以吉洋里為例，此地多閩南人居住，是以部份閩南建築樣式亦仿造客家祠堂，如外六寮有一戶閩南劉姓人家，仿客族劉姓於居家門楣上方書寫「彭城堂」，然而，其門聯卻迥然不同於典型之客裔，而以己意改為：「彭地豐收農業興，城固國強萬民歡」此泛泛祈求物阜民豐的文字，自然不同於代表祖先源流的客家祠堂。當然，亦有部份客裔而閩化者，如將原本客式的開放牌位改成閩式的封閉牌位、以巨型的觀世音神像，取代祖先牌位後牆的「壽」字等等。在融合的過程中，各族群原有的特殊信仰也就形成一種新的融合文化。

複姓堂、兩姓堂、乃至三姓堂祠堂形制的存在，見證了美濃南隆農場客家人傳宗接代的觀念及務於農耕的現實考量而形成的招贅風氣始末；而二姓聯芳、三姓聯芳公開書寫於棟對，說明雙方對此事件所抱持的開放態度與雙方家族和樂相

處的和諧畫面。

## 第二節 研究方法、步驟與概念

###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田調統計資料為主，透過移墾區南隆農場的複姓堂調查，佐以過去的田野資料對比，冀望能豐富美濃客家的祠堂文化，並追溯其源流，並與傳統典籍記載接軌。是已將透過文獻探討收集以及田野調查法，運用人口普查統計數字、報紙、方志、地圖、口述歷史等訪談地方耆老，並將南隆農場開發的耆老在地化後興建的祖堂作祖譜調查，將其在南部南隆農場筭路藍的歷程經後代子孫口述整理，釐清其北客南遷的演變。

新興的南隆農場為一片石礫地，荖濃溪經常從大、小龜山竄流而下，無法耕作。因竹子門發電所之建設，獅子頭水圳的開鑿、龜山堤防的整治，使荒蕪之地一變而為肥沃之良田，生民利賴，造福不淺，生活富裕後，紛紛興建夥房，祭祀祖先，榮耀家族。形成地方典型的夥房建築。墾民多為日治時期從北部客家移民至金瓜寮及吉洋拓墾的族群。來自不同區域的客家族群其夥房建築及婚姻關係的對應是否相同，值得深入探討。

### 二、研究地區及對象

#### (一)、南隆農場

在這片核准開墾的土地區域包括旗山街內的手巾寮以及美濃庄的金瓜寮、中壇、龍肚、吉洋等一街一庄的五大部落。此區域在大正 2 年 8 月訓令第 26 號警察監視區改正中隸屬蕃薯寮支廳第二監視區瀾濃警察官吏派出所，監視區域有旗尾、手巾寮、瀾濃、龍肚、中壇、竹頭角警察官吏派出所。蕃薯寮支廳管轄九個區，其中屬於南隆農場的區域有溪州區、龍肚區、旗尾區。溪州區內有溪州庄、嘮礮坑庄；龍肚區內有龍肚庄、中壇庄；旗尾區內有庄旗尾庄、手巾寮庄、吉洋庄、金瓜寮庄。這些部落位於現今旗山區、里港鄉、美濃區交接處，是荖濃溪與